

陈寿
裴松之
注
邰德金
整理

裴松之注

三國志

上卷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裴松之注《三国志》/邹德金编.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 - 7 - 80696 - 719 - 5

I. 裴… II. 邹… III. ①中国 - 古代史 - 三国时代 - 纪传体②三国志 - 注释 IV. K236. 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26340 号

裴松之注三国志

陈 寿 著

裴松之 注

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印 刷: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1/16

印 张:53.5

字 数:867 千字

版 次: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80696 - 719 - 5

定 价:126. 00 元 (全二卷)

前言

《三国志》是一部记载三国时期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全书含《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共六十五卷，比较完整地记录了东汉末至三国时期近百年的历史。最初三书单行，至北宋始合刻为一，并改称《三国志》。在古代纪传体正史中，与《史记》、《汉书》和《后汉书》并称为前四史。

著者陈寿（233 - 297），字承祚，西晋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早年师事著名学者谯周，在蜀国官至散骑黄门侍郎，入晋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太康元年（280）西晋灭吴后，陈寿开始撰《三国志》，十年完成，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三国志》成书年代不能确定。当时魏、吴两国先已有史，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此三书是陈寿依据的基本材料。蜀国无史，由其自采资料。

《三国志》记事，起于东汉灵帝光和末年（184）黄巾起义，迄于西晋灭吴（280），不仅仅限于三国时期的史事。书中以曹魏为正统，魏有“纪”而吴、蜀无“纪”，《魏志》列在全书之首，称曹操、曹丕、曹睿为帝。吴、蜀君主即位，都记明魏的年号，以明正朔所在。东吴只有孙权称主，孙亮等都称名。这是因为晋朝受禅于魏，晋的史家尊重本朝的合法性，就必须以魏为正统。不过陈寿并未因此就对各方人物任意抑扬褒贬，他还是力图从历史事实出发，作出较为客观公正的评断。比如书中评曹操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评刘备是“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评孙权是“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

《三国志》只有纪、传而无表志。文章简略，因而总的来看，不如《史记》那样气势磅礴、精美生动，也不如《汉书》行文严谨细密、周备明晰。不过有一部分传文也还颇见精彩，如《诸葛亮传》，选取主人公一生的几个关键事件——隆中对、赤壁之战、六出祁山，加以重点叙述，基本上写出了诸葛亮忠诚款至、鞠躬尽瘁的风范和品格。又如《张昭传》、《周瑜传》、《张辽传》等都以简约的文笔写出了人物的个性，颇有动人之处。

三国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有关系的人物，以及在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上有贡献的人，书中都记录下来，此外也记载了国内少数民族以及邻国的历史，如《魏志·倭人传》就是有关日本古代历史的重要史料。陈寿撰《三国志》毕竟还受到史料不足的限制。如全书无表、志，就是文献不足的缘故，可算一个缺陷。陈寿对于史料的取舍选择，较为审慎谨严，所以前人说其书“裁制有余，文采不足”。

陈寿的史才，还在于他善于通过委婉、隐晦的表述方法来贯彻史家的实录精神。陈寿先后作为蜀臣和蜀之敌国魏的取代者——晋的史臣，在正统观念极盛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汉与曹氏的关系、蜀魏关系、魏晋关系，在历史撰述中都是很难处理的问题，但陈寿却于曲折中写出了历史的真相。在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记述上，《三国志》不失为一部信史。

陈寿在撰述旨趣上推重“清流雅望”之士，有“保身全家”之行的士族风气。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重礼法、门风与名教，这是有深刻的历史根源的，《三国志》在这方面的倾向是这种时代特征的反映。陈寿在历史观上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和天命思想，他用符瑞图讖、预言、童谣来渲染魏、蜀、吴三国君主的称帝；用“天禄永终”，“历数在晋”来说明晋之代魏的合理性，这种推重“清流雅望”和宣扬天人感应的政治观点和历史观点，是《三国志》中的消极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三国志》的史学价值。

陈寿死后132年，南朝刘宋裴松之于元嘉六年（429）作成《三国志注》。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他是奉诏“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国志》”的，说明当时皇家对《三国志》的重视。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的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以补其阙”，二是“以备异闻”，三是“以惩其妄”，四是“有所论辩”。据统计，裴注所引注书有二百余种，并皆注出书名，所以《三国志注》在历史文献学上有重要的价值。裴注所引魏晋人著作，今已十不存一，因此格外为学术界所重视。其注文历来被认为多过陈寿本书数倍。现经研究者细致统计，《三国志》正文为36万多字，裴注为32万多字，正文比注文实际要多出4万余字。《三国志》作为反映三国时期的历史著作，是裴注无法代替的；裴注也正因有《三国志》的存在作为比较才更显出其价值的重要。

除裴松之《三国志注》外，作了校勘、注解、旁证的，到清代有顾炎武、何焯、梁章钜等二十多家。卢弼的《三国志集解》，汇集了诸家校语、注评，同梁章钜的《三国志旁证》一样，可以说是历代注解《三国志》的一次总结。

现在最通行的三国志刻本有四种：一、百衲本，据宋绍兴、绍熙两种刻本配合影印；二、清武英殿刻本，据明北监本校刻（铅印石印各本都据武英殿本翻印）；三、金陵活字本，据明南监冯梦楨本校印；四、江南书局刻本，据毛氏汲古阁本校刻。这四种刻本，除百衲本影印外，其余三种虽然在重刻时还不免增加了一些错字，但都经过认真校勘，并改正了原本的不少错误。我们的校点工作，就用这四种通行本互相勘对，择善而从。

目 录

卷一	魏书一	武帝纪第一	1
卷二	魏书二	文帝纪第二	32
卷三	魏书三	明帝纪第三	52
卷四	魏书四	三少帝纪第四	68
卷五	魏书五	后妃传第五	91
卷六	魏书六	董、二袁、刘传第六	99
卷七	魏书七	吕布、张邈、臧洪传第七	127
卷八	魏书八	二公孙、陶、四张传第八	139
卷九	魏书九	诸夏侯、曹传第九	156
卷十	魏书十	荀彧荀攸贾诩传第十	179
卷十一	魏书十一	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第十一	194
卷十二	魏书十二	崔、毛、徐、何、邢、鲍、司马传第十二	212
卷十三	魏书十三	钟繇、华歆、王朗传第十三	225
卷十四	魏书十四	程、郭、董、刘、蒋、刘传第十四	243
卷十五	魏书十五	刘、司马、梁、张、温、贾传第十五	265
卷十六	魏书十六	任、苏、杜、郑、仓传第十六	279
卷十七	魏书十七	张、乐、于、张、徐传第十七	293
卷十八	魏书十八	二李、臧、文、吕、许、典、二庞、阎传第十八	303
卷十九	魏书十九	任城、陈、萧王传第十九	316
卷二十	魏书二十	武、文世王公传第二十	331
卷二十一	魏书二十一	王、卫、二刘、傅传第二十一	340
卷二十二	魏书二十二	桓、二陈、徐、卫、卢传第二十二	359

卷二十三	魏书二十三	和、常、杨、杜、赵、裴传第二十三	371
卷二十四	魏书二十四	韩、崔、高、孙、王传第二十四	383
卷二十五	魏书二十五	辛毗、杨阜、高堂隆传第二十五	393
卷二十六	魏书二十六	满、田、牵、郭传第二十六	409
卷二十七	魏书二十七	徐、胡、二王传第二十七	419
卷二十八	魏书二十八	王、毋丘、诸葛、邓钟传第二十八	428
卷二十九	魏书二十九	方技传第二十九	452
卷三十	魏书三十	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	471
卷三十一	蜀书一	刘二牧传第一	488
卷三十二	蜀书二	先主传第二	491
卷三十三	蜀书三	后主传第三	504
卷三十四	蜀书四	二主妃子传第四	511
卷三十五	蜀书五	诸葛亮传第五	514
卷三十六	蜀书六	关、张、马、黄、赵传第六	533
卷三十七	蜀书七	庞统、法正传第七	545
卷三十八	蜀书八	许、麋、孙、简、伊、秦传第八	552
卷三十九	蜀书九	董、刘、马、陈、董、吕传第九	559
卷四十	蜀书十	刘、彭、廖、李、刘、魏、杨传第十	565
卷四十一	蜀书十一	霍、王、向、张、杨、费传第十一	575
卷四十二	蜀书十二	杜、周、杜、许、孟、来、尹、李、譙、郤、传第十二	582
卷四十三	蜀书十三	黄、李、吕、马、王、张传第十三	595
卷四十四	蜀书十四	蒋琬、费祎、姜维传第十四	603
卷四十五	蜀书十五	邓、张、宗、杨传第十五	612
卷四十六	吴书一	孙破虏、讨逆传第一	624
卷四十七	吴书二	吴主传第二	637
卷四十八	吴书三	三嗣主传第三	657

卷四十九	吴书四	刘繇、太史慈、士燮传第四	675
卷五十	吴书五	妃嫔传第五	682
卷五十一	吴书六	宗室传第六	687
卷五十二	吴书七	张、顾、诸葛、步传第七	695
卷五十三	吴书八	张、严、程、阚、薛传第八	710
卷五十四	吴书九	周瑜、鲁肃、吕蒙传第九	718
卷五十五	吴书十	程、黄、韩、蒋、周、陈、董、甘、凌、徐、潘、丁传第十	733
卷五十六	吴书十一	朱治、朱然、吕范、朱桓传第十一	747
卷五十七	吴书十二	虞、陆、张、骆、陆、吾、朱传第十二	756
卷五十八	吴书十三	陆逊传第十三	771
卷五十九	吴书十四	吴主五子传第十四	783
卷六十	吴书十五	贺、全、吕、周、钟离传第十五	791
卷六十一	吴书十六	潘濬、陆凯传第十六	801
卷六十二	吴书十七	是仪、胡综传第十七	809
卷六十三	吴书十八	吴范、刘敦、赵达传第十八	815
卷六十四	吴书十九	诸葛、滕、二孙、濮阳传第十九	819
卷六十五	吴书二十	王、楼、贺、韦、华传第二十	833
附录一	上三国志注表		842
附录二	晋书·陈寿传		843
附录三	宋书·裴松之传		844

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一 魏书一

武帝纪第一

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也，姓曹，讳操，字孟德，汉相国参之后。《曹瞒传》曰：太祖一名吉利，小字阿瞒。王沈《魏书》曰：其先出于黄帝。当高阳世，陆终之子曰安，是为曹姓。周武王克殷，存先世之后，封曹侠于邾。春秋之世，与于盟会，逮至战国，为楚所灭。子孙分流，或家于沛。汉高祖之起，曹参以功封平阳侯，世袭爵土，绝而复绍，至今适嗣国于容城。桓帝世，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司马彪《续汉书》曰：腾父节，字元伟，素以仁厚称。邻人有亡豕者，与节豕相类，诣门认之，节不与争；后所亡豕自还其家，豕主人大惭，送所认豕，并辞谢节，节笑而受之。由是乡党贵叹焉。长子伯兴，次子仲兴，次子叔兴。腾字季兴，少除黄门从官。永宁元年，邓太后诏黄门令选中黄门从官年少温谨者配皇太子书，腾应其选。太子特亲爱腾，饮食赏赐与众有异。顺帝即位，为小黄门，迁至中常侍大长秋。在省闼三十余年，历事四帝，未尝有过。好进达贤能，终无所毁伤。其所称荐，若陈留虞放、边韶、南阳延固、张温、弘农张奂、颍川堂溪典等，皆致位公卿，而不伐其善。蜀郡太守因计吏修敬于腾，益州刺史种暠于函谷关搜得其笈，上太守，并奏腾内臣外交，所不当为，请免官治罪。帝曰：“笈自外来，腾书不出，非其罪也。”乃寝暠奏。腾不以介意，常称叹暠，以为暠得事上之节。暠后为司徒，语人曰：“今日为公，乃曹常侍恩也。”腾之行事，皆此类也。桓帝即位，以腾先帝旧臣，忠孝彰著，封费亭侯，加位特进。太和三年，追尊腾曰高皇帝。养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审其生出本末。《续汉书》曰：嵩字巨高。质性敦慎，所在忠孝。为司隶校尉，灵帝擢拜大司农、大鸿胪，代崔烈为太尉。黄初元年，追尊嵩曰太皇帝。吴人作《曹瞒传》及郭颁《世语》并云：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于惇为从父兄弟。嵩生太祖。

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曹瞒传》云：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叔父数言之于嵩。太祖患之，后逢叔父于路，乃阳败面喎口；叔父怪而问其故，太祖曰：“卒中恶风。”叔父以告嵩。嵩惊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问曰：“叔父言汝中风，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风，但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乃疑焉。自后叔父有所告，嵩终不复信，太祖于是益得肆意矣。惟梁国桥玄、南阳何颙异焉。玄谓太祖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魏书》曰：太尉桥玄，世名知人，睹太祖而异之，曰：“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愿以妻子为托。”由是声名益重。《续汉书》曰：玄字公祖，严明有才略，长于人物。张璠《汉纪》曰：玄历位中外，以刚断称，谦逊下士，不以王爵私亲。光和中为太尉，以久病策罢，拜太中大夫，卒，家贫乏产业，柩无所殓。当世以此称为

國代世之雄也而
今矣壯哉

讀未見書齋主



曹 操

裴松之注

三國志

PEI SONG ZHI ZHU SAN GUO ZHI



名臣。《世语》曰：玄谓太祖曰：“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太祖乃造子将，子将纳焉，由是知名。孙盛《异同杂语》云：太祖尝私入中常侍张让室，让觉之；乃舞手戟于庭，逾垣而出。才武绝人，莫之能害。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抄集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孙武》十三篇，皆传于世。尝问许子将：“我何如人？”子将不答。固问之，子将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曹瞒传》曰：太祖初入尉廨，缮治四门。造五色棒，悬门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后数月，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叔父夜行，即杀之。京师敛迹，莫敢犯者。近习宠臣戚族之，然不能伤，于是共称荐之，故迁为顿丘令。征拜议郎。《魏书》曰：太祖从妹夫臧强侯宋奇被诛，从坐免官。后以能明古学，复征拜议郎。先是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谋诛阹官，反为所害。太祖上书陈武等正直而见陷害，奸邪盈朝，善人壅塞，其言甚切；灵帝不能用。是后诏书敕三府：举奏州县政理无效，民为作谣言者免罢之。三公倾邪，皆希世见用，货赂并行，强者为怨，不见举奏，弱者守道，多被陷毁。太祖疾之。是岁以灾异博问得失，因此复上书切谏，说三公所举奏专回避贵戚之意。奏上，天子感悟，以示三府责让之，诸以谣言征者皆拜议郎。是后政教日乱，豪猾益炽，多所摧毁；太祖知不可匡正，遂不复献言。

光和末，黄巾起。拜骑都尉，讨颍川贼。迁为济南相，国有十余县，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藉，于是奏免其八；禁断淫祀，奸宄逃窜，郡界肃然。《魏书》曰：长吏受取贪饕，依倚贵势，历前相不见举闻；太祖至，咸皆举免，小大震怖，奸宄遁逃，窜入他郡。政教大行，一郡清平。初，城阳景王刘章以有功于汉，故其国为立祠，青州诸郡转相仿效，济南尤盛，至六百余祠。贾人或假二千石舆服导从作倡乐，奢侈日甚，民坐贫穷，历世长吏无敢禁绝者。太祖到，皆毁坏祠屋，止绝官吏民不得祠祀。及至秉政，遂除奸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祀由此遂绝。久之，征还为东郡太守；不就，称疾归乡里。《魏书》曰：于是权臣专朝，贵戚横恣。太祖不能违道取容。数数千忤，恐为家祸，遂乞留宿卫。拜议郎，常托疾病，辄告归乡里；筑室城外，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弋猎，以自娱乐。

顷之，冀州刺史王芬、南阳许攸、沛国周旌等连结豪杰，谋废灵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太祖拒之。芬等遂败。司马彪《九州春秋》曰：于是陈蕃子逸与术士平原襄楷会于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黄门、常侍真族灭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愿驱除。”于是与攸等结谋。灵帝欲北巡河间旧宅，芬等谋因此作难，上书言黑山贼攻劫郡县，求得起兵。会北方有赤气，东西竟天，太史上言“当有阴谋，不宜北行”，帝乃止。敕芬罢兵，俄而征之。芬惧，自杀。《魏书》载太祖拒芬辞曰：“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权成败、计轻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怀至忠之诚，据宰臣之势，处官司之上，故进退废置，计从事立。及至霍光受托国之任，藉宗臣之位，内因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群卿同欲之势，昌邑即位日浅，未有贵宠，朝乏谏臣，议出密近，故计行如转圜，事成如摧朽。今诸君徒见曩者之易，未睹当今之难。诸君自度，结众连党，何若七国？合肥之贵，孰若吴、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

金城边章、韩遂杀刺史郡守以叛，众十余万，天下骚动。征太祖为典军

校尉。会灵帝崩，太子即位，太后临朝。大将军何进与袁绍谋诛宦官，太后不听。进乃召董卓，欲以胁太后，《魏书》曰：太祖闻而笑之曰：“阉竖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使至于此。既治其罪，当诛元恶，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将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见其败也。”卓未至而进见杀。卓到，废帝为弘农王而立献帝，京都大乱。卓表太祖为骁骑校尉，欲与计事。太祖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魏书》曰：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世语》曰：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孙盛《杂记》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出关，过中牟，为亭长所疑，执诣县，邑中或窃识之，为请得解。《世语》曰：中牟疑是亡人，见拘于县。时掾亦已被卓书；唯功曹心知是太祖，以世方乱，不宜拘天下雄俊，因白令释之。卓遂杀太后及弘农王。太祖至陈留，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冬十二月，始起兵于己吾，《世语》曰：陈留孝廉卫兹以家财资太祖，使起兵，众有五千人。是岁中平六年也。

初平元年春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英雄记》曰：馥字文节，颍川人。为御史中丞。董卓举为冀州牧。于时冀州民人殷盛，兵粮优足。袁绍之在勃海，馥恐其兴兵，遣数部从事守之，不得动摇。东郡太守桥瑁诈作京师三公移书与州郡，陈卓罪恶，云见逼迫，无以自救，企望义兵，解国患难。馥得移，请诸从事问曰：“今当助袁氏邪，助董卓邪？”治中从事刘子惠曰：“今兴兵为国，何谓袁、董！”馥自知言短而有惭色。子惠复言：“兵者凶事，不可为首；今宜往视他州，有发动者，然后和之。冀州于他州不为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之。馥乃作书与绍，道卓之恶，听其举兵。豫州刺史孔伷、《英雄记》曰：伷字公绪，陈留人。张璠《汉纪》载郑泰说卓云：“孔公绪能清谈高论，嘘枯吹生。”兖州刺史刘岱、岱，刘繇之兄，事见《吴志》。河内太守王匡、《英雄记》曰：匡字公节，泰山人。轻财好施，以任侠闻。辟大将军何进府，进符使，匡于徐州发强弩五百西诣京师。会进败，匡还乡里。起家，拜河内太守。谢承《后汉书》曰：匡少与蔡邕善。其年为卓军所败，走还泰山，收集劲勇得数千人，欲与张邈合。匡先杀执金吾胡母班。班亲属不胜愤怒，与太祖并势，共杀匡。勃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英雄记》曰：瑁字元伟，玄族子。先为兖州刺史，甚有威惠。山阳太守袁遗、遗字伯业，绍从兄。为长安令。河间张超尝荐遗于太尉朱俊，称遗“有冠世之懿，干时之量。其忠允亮直，固天所纵；若乃包罗载籍，管综百氏，登高能赋，睹物知名，求之今日，邈焉靡俦。”事在《超集》。《英雄记》曰：绍后用遗为扬州刺史，为袁术所败。太祖称“长大而能勤学者，惟吾与袁伯业耳。”语在文帝《典论》。济北相鲍信信事见子勋传。同时俱起兵，众各数万，推绍为盟主。太祖行奋武将军。

二月，卓闻兵起，乃徙天子都长安。卓留屯洛阳，遂焚宫室。是时绍屯河内，邈、岱、瑁、遗屯酸枣，术屯南阳，伷屯颍川，馥在邳。卓兵强，绍等莫敢先进。太祖曰：“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

为患。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遂引兵西，将据成皋。邈遣将卫兹分兵随太祖。到荥阳汴水，遇卓将徐荣，与战不利，士卒死伤甚多。太祖为流矢所中，所乘马被创，从弟洪以马与太祖，得夜遁去。荣见太祖所将兵少，力战终日，谓酸枣未易攻也，亦引兵还。

太祖到酸枣，诸军兵十余万，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太祖责让之，因为谋曰：“诸君听吾计，使勃海引河内之众临孟津，酸枣诸将守成皋，据敖仓，塞轘辕、太谷，全制其险；使袁将军率南阳之军军丹、析，入武关，以震三辅：皆高垒深壁，勿与战，益为疑兵，示天下形势，以顺诛逆，可立定也。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耻之！”邈等不能用。

太祖兵少，乃与夏侯惇等诣扬州募兵，刺史陈温、丹杨太守周昕与兵四千余人。还到龙亢，士卒多叛。《魏书》曰：兵谋叛，夜烧太祖帐，太祖手剑杀数十人，余皆披靡，乃得出营；其不叛者五百余人。至铚、建平，复收兵得千余人，进屯河内。

刘岱与桥瑁相恶，岱杀瑁，以王肱领东郡太守。

袁绍与韩馥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太祖拒之。《魏书》载太祖答绍曰：“董卓之罪，暴于四海，吾等合大众、兴义兵而远近莫不响应，此以义动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未有昌邑亡国之衅，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诸君北面，我自西向。”绍又尝得一玉印，于太祖坐中举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恶焉。《魏书》曰：太祖大笑曰：“吾不听汝也。”绍复使人说太祖曰：“今袁公势盛兵强，二子已长，天下群英，孰逾于此？”太祖不应。由是益不直绍，图诛灭之。

二年春，绍、馥遂立虞为帝，虞终不敢当。

夏四月，卓还长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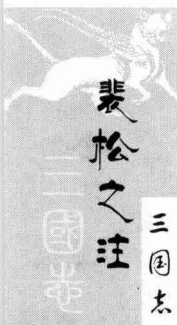
秋七月，袁绍胁韩馥，取冀州。

黑山贼于毒、白绕、眭固等眭，申随反。十余万众略魏郡、东郡，王肱不能御，太祖引兵入东郡，击白绕于濮阳，破之。袁绍因表太祖为东郡太守，治东武阳。

三年春，太祖军顿丘，毒等攻东武阳。太祖乃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魏书》曰：诸将皆以为当还自救。太祖曰：“孙臆救赵而攻魏，耿弇欲走西安攻临菑。使贼闻我西而还，武阳自解也；不还，我能败其本屯，虜不能拔武阳必矣。”遂乃行。毒闻之，弃武阳还。太祖要击眭固，又击匈奴於夫罗于内黄，皆大破之。《魏书》曰：於夫罗者，南单于子也。中平中，发匈奴兵，於夫罗率以助汉。会本国反，杀南单于，於夫罗遂将其众留中国。因天下挠乱，与西河白波贼合，破太原、河内，抄略诸郡为寇。

夏四月，司徒王允与吕布共杀卓。卓将李傕、郭汜等杀允攻布，布败，东出武关。傕等擅朝政。

青州黄巾众百万入兖州，杀任城相郑遂，转入东平。刘岱欲击之，鲍信



谏曰：“今贼众百万，百姓皆震恐，士卒无斗志，不可敌也。观贼众群辈相随，军无辎重，唯以抄略为资，今不若畜士众之力，先为固守。彼欲战不得，攻又不能，其势必离散，后选精锐，据其要害，击之可破也。”岱不从，遂与战，果为所杀。《世语》曰：岱既死，陈宫谓太祖曰：“州今无主，而王命断绝，官请说州中，明府寻往牧之，资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业也。”官说别驾、治中曰：“今天下分裂而州无主；曹东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宁生民。”鲍信等亦谓之然。信乃与州吏万潜等至东郡迎太祖领兖州牧。遂进兵击黄巾于寿张东。信力战斗死，仅而破之。《魏书》曰：太祖将步骑千余人，行视战地，卒抵贼营，战不利，死者数百人，引还。贼寻前进。黄巾为贼久，数乘胜，兵皆精悍。太祖旧兵少，新兵不习练，举军皆惧。太祖被甲婴胄，亲巡将士，明劝赏罚，众乃复奋，承间讨击，贼稍折退。贼乃移书太祖曰：“昔在济南，毁坏神坛，其道乃与中黄太乙同，似若知道，今更迷惑。汉行已尽，黄家当立。天之大运，非君才力所能存也。”太祖见檄书，呵骂之，数开示降路；遂设奇伏，昼夜会战，战辄擒获，贼乃退走。购求信丧不得，众乃刻木如信形状，祭而哭焉。追黄巾至济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

袁术与绍有隙，术求援于公孙瓒，瓒使刘备屯高唐，单经屯平原，陶谦屯发干，以逼绍。太祖与绍会击，皆破之。

四年春，军鄆城。荆州牧刘表断术粮道，术引军入陈留，屯封丘，黑山余贼及於夫罗等佐之。术使将刘详屯匡亭。太祖击详，术救之，与战，大破之。术退保封丘，遂围之，未合，术走襄邑，追到太寿，决渠水灌城。走宁陵，又追之，走九江。夏，太祖还军定陶。

下邳阙宣聚众数千人，自称天子；徐州牧陶谦与共举兵，取泰山华、费，略任城。秋，太祖征陶谦，下十余城，谦守城不敢出。

是岁，孙策受袁术使渡江，数年间遂有江东。

兴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还。初，太祖父嵩，去官后还谯，董卓之乱，避难琅邪，为陶谦所害，故太祖志在复仇东伐。《世语》曰：嵩在泰山华县。太祖令泰山太守应劭送家诣兖州，劭兵未至，陶谦密遣数千骑掩捕。嵩家以为劭迎，不设备。谦兵至，杀太祖弟德于门中。嵩惧，穿后垣，先出其妾，妾肥，不时得出；嵩逃于厕，与妾俱被害，阖门皆死。劭惧，弃官赴袁绍。后太祖定冀州，劭时已死。韦曜《吴书》曰：太祖迎嵩，辎重百余辆。陶谦遣都尉张闾将骑二百卫送，闾于泰山华、费间杀嵩，取财物，因奔淮南。太祖归咎于陶谦，故伐之。夏，使荀彧、程昱守鄆城，复征陶谦，拔五城，遂略地至东海。还过郯，谦将曹豹与刘备屯郯东，要太祖。太祖击破之，遂攻拔襄贲，所过多所残戮。孙盛曰：夫伐罪吊民，古之令轨；罪谦之由，而残其属部，过矣。

会张邈与陈宫叛迎吕布，郡县皆应。荀彧、程昱保鄆城，范、东阿二县固守，太祖乃引军还。布到，攻鄆城不能下，西屯濮阳。太祖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据东平，断亢父、泰山之道，乘险要我，而乃屯濮阳，吾知其无

能为也。”遂进军攻之。布出兵战，先以骑犯青州兵。青州兵奔，太祖阵乱，驰突火出，坠马，烧左手掌。司马楼异扶太祖上马，遂引去。袁晔《献帝春秋》曰：太祖围濮阳，濮阳大姓田氏为反间，太祖得入城。烧其东门，示无反意。及战，军败。布骑得太祖而不知是，问曰：“曹操何在？”太祖曰：“乘黄马走者是也。”布骑乃释太祖而追黄马者。门火犹盛，太祖突火而出。未至营止，诸将未与太祖相见，皆怖。太祖乃自力劳军，令军中促为攻具，进复攻之，与布相守百余日。蝗虫起，百姓大饿，布粮食亦尽，各引去。

秋九月，太祖还鄆城。布到乘氏，为其县人李进所破，东屯山阳。于是绍使人说太祖，欲连和。太祖新失兖州，军食尽，将许之。程昱止太祖，太祖从之。

冬十月，太祖至东阿。

是岁谷一斛五十余万钱，人相食，乃罢吏兵新募者。陶谦死，刘备代之。

二年春，袭定陶。济阴太守吴资保南城，未拔。会吕布至，又击破之。夏，布将薛兰、李封屯钜野，太祖攻之，布救兰，兰败，布走，遂斩兰等。布复从东缙与陈宫将万余人来战，时太祖兵少，设伏，纵奇兵击，大破之。《魏书》曰：于是兵皆出取麦，在者不能千人，屯营不固。太祖乃令妇人守陴，悉兵拒之。屯西有大堤，其南树木幽深。布疑有伏，乃相谓曰：“曹操多谲，勿入伏中。”引军屯南十余里。明日复来，太祖隐兵堤里，出半兵堤外。布益进，乃令轻兵挑战，既合，伏兵乃悉乘堤，步骑并进，大破之，获其鼓车，追至其营而还。布夜走，太祖复攻，拔定陶，分兵平诸县。布东奔刘备，张邈从布，使其弟超将家属保雍丘。秋八月，围雍丘。冬十月，天子拜太祖兖州牧。十二月，雍丘溃，超自杀，夷邈三族。邈诣袁术求救，为其众所杀，兖州平，遂东略陈地。

是岁，长安乱，天子东迁，败于曹阳，渡河幸安邑。

建安元年春正月，太祖军临武平，袁术所置陈相袁嗣降。

太祖将迎天子，诸将或疑，荀彧、程昱劝之，乃遣曹洪将兵西迎，卫将军董承与袁术将蒯奴拒险，洪不得进。

汝南、颍川黄巾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众各数万，初应袁术，又附孙坚。二月，太祖进军讨破之，斩辟、邵等，仪及其众皆降。天子拜太祖建德将军，夏六月，迁镇东将军，封费亭侯。秋七月，杨奉、韩暹以天子还洛阳，《献帝春秋》曰：天子初至洛阳，幸城西故中常侍赵忠宅。使张杨缮治宫室，名殿曰扬安殿，八月，帝乃迁居。奉别屯梁。太祖遂至洛阳，卫京都，暹遁走。天子假太祖节钺，录尚书事。《献帝纪》曰：又领司隶校尉。洛阳残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九月，车驾出轘辕而东，以太祖为大将军，封武平侯。自天子西迁，朝廷日乱，至是宗庙社稷制度始立。张璠《汉纪》曰：初，天子败于曹阳，欲浮河东下。侍中太史令王立曰：“自去春太白犯镇星于牛斗，过天津，荧惑又逆行守北河，不可犯也。”由是天子遂不北渡河，将自轵关东出。立又谓宗正刘艾曰：“前太白守天关，与荧惑会；金火

交会，革命之象也。汉祚终矣，晋、魏必有兴者。”立后数言于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汉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氏而已。”公闻之，使人语立曰：“知公忠于朝廷，然天道深远，幸勿多言。”

天子之东也，奉自梁欲要之，不及。冬十月，公征奉，奉南奔袁术，遂攻其梁屯，拔之。于是以袁绍为太尉，绍耻班在公下，不肯受。公乃固辞，以大将军让绍。天子拜公司空，行车骑将军。是岁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魏书》曰：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赢。民人相食，州里萧条。公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

吕布袭刘备，取下邳。备来奔。程昱说公曰：“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公曰：“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

张济自关中走南阳。济死，从子绣领其众。二年春正月，公到宛。张绣降，既而悔之，复反。公与战，军败，为流矢所中，长子昂、弟子安民遇害。《魏书》曰：公所乘马名绝影，为流矢所中，伤颊及足，并中公右臂。《世语》曰：昂不能骑，进马于公，公故免，而昂遇害。公乃引兵还舞阴，绣将骑来抄，公击破之。绣奔穰，与刘表合。公谓诸将曰：“吾降张绣等，失不便取其质，以至于此。吾知所以败。诸卿观之，自今已后不复败矣。”遂还许。《世语》曰：旧制，三公领兵入见，皆交戟叉颈而前。初，公将讨张绣，入觐天子，时始复此制。公自此不复朝见。

袁术欲称帝于淮南，使人告吕布。布收其使，上其书。术怒，攻布，为布所破。秋九月，术侵陈，公东征之。术闻公自来，弃军走，留其将桥蕤、李丰、梁纲、乐就；公到，击破蕤等，皆斩之。术走渡淮。公还许。

公之自舞阴还也，南阳章陵诸县复叛为绣，公遣曹洪击之，不利，还屯叶，数为绣、表所侵。冬十一月，公自南征，至宛。《魏书》曰：临清水，祠亡将士，献馐流涕，众皆感恻。表将邓济据湖阳。攻拔之，生擒济，湖阳降。攻舞阴，下之。

三年春正月，公还许，初置军师祭酒。三月，公围张绣于穰。夏五月，刘表遣兵救绣，以绝军后。《献帝春秋》曰：袁绍叛卒诣公云：“田丰使绍早袭许，若挟天子以令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公乃解绣围。公将引还，绣兵来追，公军不得进，连营稍前。公与荀彧书曰：“贼来追吾，虽日行数里，吾策之，到安众，破绣必矣。”到安众，绣与表兵合守险，公军前后受敌。公乃夜凿险为地道，悉过辎重，设奇兵。会明，贼谓公为遁也，悉军来追。乃纵奇兵步骑夹攻，大破之。秋七月，公还许。荀彧问公：“前以策贼必破，何也？”公曰：“虏遏吾归师，而与吾死地战，吾是以知胜矣。”



吕奉先乘夜袭
徐郡

養和居士



吕奉先乘夜袭徐郡